

才鬼世乱

(台) 王宝宝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子难缠

天下着大雪，寒风刮面，四野一片白茫茫，天气相当恶劣。手长过膝，相貌堂堂的豪杰骑着白马，与顶着大刀的红大汉，拿着长矛的黑腮壮士，在风雪中抖擞前进。

他们的目的地是南阳隆中卧龙岗，只为着要请圣贤谋士，帮他打天下。

近两个月来，走这条路已经是第三次了，红脸的大汉是士子的牢骚，黑脸猥须的壮士更是满腹恼火。这二人心里百二十个不服气，他娘的，一个三家村的书生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害得自己来回奔波了二三次，只是碍着大哥的死心眼，发作不得。

这也难怪，这种大寒天气，在新野的营房里，有勤务兵候着喝喝老酒多舒服，现在却在雪中奔波，换了谁心里也会痛快。

那豪杰又如何呢？他心中也是七分无奈，三分犹疑。本来边还有个老将，哪知道让敌手略施小计，赚去了军营，临只丢下了一番话：要想争天下，只有武将是不行的，还得有谋士动动点子。天下的才俊，如今不是归西，就要投东。有一个三家村的，还在望风色，要找就快去找，迟了就来不及啦！

是人才，怎没人去

注意，总觉得身边有红脸关云长、黑脸张飞，一个拜把子弟兄，都是千中选一的勇将，只要肯出力，狠狠干上二仗，不怕占不到地盘，称霸称王。

后来又碰上名学者司马徽，居然也推崇孔明，刘备这才有点动心，心想去拜访一番也没损失，见到了面考他一考再决定用还是不用，免得被人讥笑没眼光。

那知道跑了两天都扑个空，现在是第三次，刘备也有点不耐烦，只是涵养到家，没有形之于色罢了。不过心中也下了决定，这次若再扑空，就从此罢休，哪有这份闲工夫来天天蘑菇。何况孔明有多少本事，谁又知道？

就这样三人各怀心事到了诸葛亮住的茅屋前。

“呸！屋里有人吗？”张飞上前恶声恶气地叫门，还用长矛把门板顶了两下。他平时说话本就大嗓门，如今心里冒火，叫声更像天上在打雷，保证住在三里外的人都听到他的吆喝。

门吱呀地拉开，出来一个唇红齿白，清秀机灵，拿着一把羽扇的十五六岁毛孩子，不过他个儿也蛮高的，已经长到张飞的胸膛前，腊月天气，仍是一袭布衫，居然不怕寒冷。

他对张飞的乱吼乱叫，似乎相当不满意，脸上也有三分火气，挺胸摇着扇子，一见刘备等三人，不由一哼道：“怎么又是你们，大吼乱叫的，懂不懂礼貌啊？”

张飞牛眼一瞪，正要发作，刘备忙拉住张飞衣服，含笑问道：“请问诸葛先生回来了没有？”

小家伙清澈如水的眼珠子滴溜溜一转，说：“要宝了，

手中羽扇连挥，正经八百地道：“我也姓诸葛，不是在这儿吗？你找我干嘛？”

刘备一怔，关云长红脸一虎，大喝道：“竖子无礼，你是哪棵葱，值得我大哥找你？我大哥要找的是诸葛孔明，快去通报，休得怠慢，否则我老关一刀先砍了你。”

关云长的相貌，天生是不怒而威，只要他一吆喝，谁都会浑身打颤，失魂落魄，可是现在居然没把小家伙吓倒，反而似笑非笑，上前二步，道：“你又是哪棵葱？弄把大刀想砍人，还早得很哪！在我诸葛敬眼里，你这把刀比劈柴刀好不了多少，还不如我这把扇子上的二根毛手，~~割你一刀就破~~层皮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
关云长气得脸都变青了，他娘的，~~生平大小百余战，连曹丞相见了都要上马送金，下马赠银，多少战勇将，看到我吓得屁滚尿流，你这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~~

他二话不说，摔掉牵在手手中的马缰绳子，双手把青龙偃月刀一竖，大喝一声，向诸葛敬当头劈下。

这把青龙偃月刀有七十二斤重，当年三通鼓声斩蔡扬，一刀下去，把曹营的一员大将连人带马，劈成二半，斩一个毛孩子诸葛敬，还不是像斩猪一样，轻松得很。

所以刘备见状，大惊失色，要阻止已来不及，其实以关云长火辣辣的脾气，他也阻止不了。

刀光劈下，诸葛敬手一伸，手中羽扇正好把青龙偃月刀往旁边拨了拨，四两拨千斤，关云长这一刀竟劈在雪地里，~~起一阵雪花，溅得旁边的猛张飞与刘备没头没脸的一身雪~~弄得狼狈不堪。

一刀劈空，关云长不禁一呆，刘备也是大吃一惊，慌忙

上前拦在关云长身前，喝道：“贤弟，不得无礼。小哥，我跟你赔罪。”

说着兜头一揖。

诸葛敬冷笑道：“刘皇叔，你最好搞清楚，这里是我师父的卧龙堂，可不是你家新野的军营，要耍大刀可找错了地方。”

“是是是。”刘备只能尴尬地赔小心，用恳求的语气问道：“小哥，我们已经跑了第三趟啦！令师究竟回来了没？”

“回来了，怎么样？”诸葛敬的神气刁得很，好像根本没把刘皇叔这伙人看在眼里。

刘备也算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，涵养已是炉火纯青，看见刚才诸葛敬露的那一手，已知道这小家伙不好惹，现在又是求人的时候，只能陪着笑脸道：“小哥，那就请你通报一声，中山靖王之后，刘备求见。”

伸手不打笑脸人，诸葛敬见刘备真有几磨劲儿，脸也虎不下来了，道：“现在不行。”

刘备一怔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诸葛敬道：“我师父刚回来，在草堂高卧，不能吵他，等他醒了，我再为你通报。”

说完就要转身关门。张飞可忍不住发怒了，大喝一声：“你休走！”

长矛一伸，就拦住了诸葛敬的去路。

也难怪猛张飞发火，以他焦雷般的嗓门，十里外都听得到，睡在屋里的诸葛孔明会听不到？这分明在耍派头摆谱嘛，他娘的，连曹操袁绍都怕自己三分，老子还会受你诸葛

孔明的窝囊气？

可惜诸葛敬就是不怕他，似笑非笑地道：“怎么？红脸的要过大刀，黑脸的又要耍棒棒了吗？可惜你这根棒棒不比叫化子的棒棒高明，否则也不会走投无路，躲到新野这种鬼地方去了。”

猛张飞气得几乎晕过去，枪势一转一收，正要向诸葛敬当心挑去，刘备慌忙抢先一步，挡在诸葛敬面前，喝道：

“贤弟，怎可无礼，还不退下！”

张飞气无可出，一枪刺出，刺穿墙壁，震得屋檐上的积雪狂泻而落，诸葛敬慌忙头一低，窜进门里，只听得张飞道：“大哥，连这小子都侮辱咱们，咱们还找诸葛亮干嘛！回去算了，没有诸葛亮难道就不能打天下，我老张就不信邪！”

诸葛敬哈哈笑道：“不信邪也没用，你们东奔西走，打了七八年的仗，连个地盘也没捞到，结果向刘表借了新野这么一块小地方躲风避雨，还敢吹大气冒泡，我看算了吧！要找我师父就乖乖在门外等候，没耐心就走，此地可没人留你们。”

说完把门关上，干脆得很，不顺眼就少噜嗦。

张飞跟关公在门外气得跺脚，刘备却只有苦笑。但是他对诸葛孔明反而生出好奇之心。

有这么一个刁钻泼辣的徒弟，师父一定差不到哪儿去，刘备心想：既然来了，好歹也要看一看这位名满天下的高人，究竟是怎样一副长相。

他沉声道：“二位贤弟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我们就等待片刻，休要不耐烦。”

老大既然这么说，老二老三当然没辙，只能在风雪之中站着，冷得浑身发抖，那股怨气更是甬提了。

就在这时候，听到屋中有人问道：“徒弟，何人在外吵吵闹闹？”

“禀报师父，是刘皇叔跟他二个跟班，一个红脸，一个黑脸，还跟徒儿耍大刀耍棒棒，让徒儿训了他们一顿。”

“呵呵呵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这么大的风雪，怎不招呼客人进屋来坐。”

“是。”

刘备听到这里，才松了一口气，不然，还真有些熬不下去，站在雪里，身子早已冻僵了一半，张飞早已嚷嚷要放火。

木门又吱呀开启了，诸葛敬在门里招招手道：“三位进来吧！我师父有请。”

刘备连忙低头走进草堂，见诸葛亮面如冠玉，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仙风道骨，立刻通姓报名，长长一揖。

诸葛孔明也还礼让坐，诸葛敬好像有点看不顺眼，拿起墙上的酒葫芦，道：“师父，我替你打酒去。”

也不问诸葛孔明要不要酒，转身开门走了出去，口中还哼着歌儿：

“我要你来你不来，不要你来你偏来，大刀虽然够锋利，可惜天地劈不开，长矛不如金箍棒，耍弄不出猴戏来……”

张飞与关公气得要追出去，却被刘备凌厉的眼色阻拦住，只能站在一边干瞪眼。

第二天诸葛亮忙得汗流浹背，与剑僮整理行囊，准备赴

新野上任。

整理到午后，好不容易告一段落，诸葛亮草堂曲肱高卧，手摇羽扇想休息一番，倏觉榻畔站着一人，侧首视之，乃剑僮也。

“你也该去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，明日一早，可以上路。”诸葛亮含笑说。对于剑僮，他不仅仅是主仆关系，而且还有师徒之情。

剑僮平日是顽皮惯了的，此刻却是一本正经，道：“师父，我能不能说句话？”

“说吧！”

“徒儿不想跟师父去，希望明日请辞。”剑僮低着头，似乎怕看到诸葛亮的犹豫之色。

诸葛亮缓缓坐起，果然皱了皱眉头，眈眈注视着剑僮，倏笑道：“你倏然不想跟我，必然有其理由，你我名虽主仆，情逾师徒，何妨把你的理由说一说。”

剑僮淡淡道：“师父将来厕身庙堂，我却与做官无缘，人各有志，不如让我到江湖上去闯一闯。”

诸葛亮道貌岸然，斥道：“汝年不过十五，黄口稚子，居然敢口出狂言！”

剑僮躬身道：“武王十四领军，甘罗十二拜相，我从先生学剑五载，读书三年，虽未得先生精髓，也得先生皮毛，岂敢狂言述志，实在……我不说了，再说必伤师徒之情。”

诸葛亮一呆，平日未曾注意，今日闻僮子之言，方知不可小觑了他，遂稍霁神色，略柔语声，道：“你尽量说说你的看法，我不怪你。”

剑僮道：“师父真的要我说？”

“尽说无妨。”

“徒儿有二点理由，先说第一点，师父去就刘皇叔，我为师父抱屈。”

诸葛亮一怔，道：“何出此言？”

“师父高卧隆中，就像周武姜子牙，要钓的是条大鱼，现在却来了条小鱼，以师父胸中奇才，何必去屈就？”

诸葛亮哈哈笑道：“以你看来，谁又算是大鱼？”

“江东孙权，宛洛曹操，兵多将广，地大物博，无论是谁，比起刘皇叔，都好过千百倍，现在刘皇叔，仅拥新野一地，方圆不过百里，巴掌一块地方，势穷力蹙，师父去了不是受苦吗？”

诸葛亮默然半晌，才道：“若非如此，怎显得出我的本事，孙权曹操气势已盛，麾下谋臣如雨，猛将如云，我去了他们也未必容得下。烧灶要烧冷灶，何况刘皇叔是条咸鱼，你懂吗？”

剑僮笑道：“咸鱼虽小，却能下饭，我懂。”

所谓咸鱼，音同“贤鱼”，师徒平日打趣惯了，此刻不知不觉又打趣起来，妙喻横生。

“不过——”剑僮接下去说：“刘皇叔虽贤，手下赵关张却是三根辣椒，只怕师父吃不住这三个莽夫。”

诸葛亮大笑道：“区区几名猛将，若我还不能驾御，何以佐刘皇叔三分天下！”

剑僮笑道：“就因师父要显奇能，而且师父的至交好友们平日替师父在外面吹嘘得太离谱了点儿，所以我这第二点要离开师父的理由，就显得更重要了。”

“哦？为师的洗耳恭听。”

剑僮见诸葛亮正经六百，凝神倾听，连羽扇也不摇了，不禁噗哧一笑道：“师父就是这点好，不耻下问，让徒儿打心坎里佩服。”

这是一顶小小的高帽子，戴得诸葛亮捻须微笑道：“你有屁就快放吧！我要先听听，平日那些至交好友怎么替我吹嘘的？离了多少谱？再说说你那篇堂皇的理由。”

剑僮道：“他们替师父在外宣传，逢人便说，卧龙先生胸藏百万兵，有神鬼莫测之机，呼风唤雨之能。这岂不变成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吗？”

诸葛亮道：“难道以我胸中的博学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旁揉道家鬼神术，就没有吹嘘的那么好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剑僮道：“俗话说，满饭好吃，满话难说，人有衰运，马有失蹄，万一有个一次二次不灵，岂不砸了师父在外面的金字招牌？”

诸葛亮胸襟的确宽宏，不由赞道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竟有这番见识，所言的确不错，现在陈述你的第二点道理吧！”

剑僮也喜欢高帽子，被诸葛亮这顶帽子一戴，兴头更足了，情不自禁侃侃而言道：“我在师父身边，永远是个剑僮，起不了什么作用。”

“嘿！宰相门房七品官，怎么着，小小年纪，莫非也想开府一方，独领兵甲？”诸葛亮有点不以为然了。

剑僮忙道：“师父，我倒没官瘾，只是觉得平日深受师恩，如今师父出山大展鸿图，徒儿若不好好报效，也有愧跟着师父八年。”

“唔，你离开了我，又如何报效？”

剑僮豪气万丈道：“江湖草莽不乏奇人异士，师父正要用人之时，徒儿能随时荐贤，充实刘皇叔的阵容，此其一。师父好用计谋，然用计的先决条件，必须要消息灵通，识人识时识地，若有徒儿行道江湖，暗中相助，岂不是才能万无一失，永远保持住师父的金字招牌。”

诸葛亮拍榻而起，道：“我连三尺童子也不如也，好，明日一早，你我各行其事，好歹你也是吾门中人，咱们师徒就好好显一显身手。”

剑僮欣然道：“弟子绝对不负师命。”

“你随我到书房来，我要赠你三样东西。”

“是，师父，请恕弟子无礼，在江湖上，我要僭用师父名讳，以“小小诸葛亮”为绰号，以便行道江湖。”

诸葛亮大笑道：“区区小事，何足挂齿，我准了你便是。”

进了书房，诸葛亮与剑僮，自然有一番密议与授受。

第二天，剑僮就离开了卧龙岗，青衣小帽，边唱边走，直奔天涯。

下了卧龙岗，该向哪儿去呢？

剑僮默察天下大势，思之再三，径奔江东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后谈天下乱糟糟，
小小诸葛江湖跑，
对上眼儿也罢了，
对不上眼给一刀。

第二章 死人来访·稀客

东吴向以长江为天堑。乃人文萃荟之地，唯有浙西一带，莽山峻岭，延绵不绝，颇有藏龙卧虎之势。

在这延绵不绝的山中，有个奇怪的山岭，名叫强盗山，山下有个热闹的小镇，就叫强盗村。

不用说，这村中的居民都是土匪，在平日谁也看不出来，因为他们与普通百姓一样，各有营生，但一有行动，立刻啸聚上山，打家劫舍，无所不为。其中首领，名叫丁奉，说来不信，年仅十七，正是最寂寞的年龄，然而他一根长枪已使得风雨不透，胆识武艺，皆是勇猛过人。

是以在浙西一带，提起强盗山与强盗村，人人变色，连官兵也头大一百个。

时值吴王孙策刚亡，孙权接位，决心安内攘外，逐鹿中原。安内首要讨平各处山贼，而强盗山是主要征讨之地，所以日来强盗村等於是丁奉的眼线，天天在注意官兵的行动，气氛显得特别紧张。

这一天，山路上突然出现四名大汉，抬着一口小棺木，奔跑如飞，直往强盗村而来。

这四个大汉抬着棺木进了强盗村，就在最热闹的街中间一放，抽掉了扁担绳索，掉头而去，把一口上好的棺材，竟

放在路中央，顾也不顾。

这强盗村并非冷僻的山村，是四乡八方山产买卖的集中地，街上茶馆酒楼，客棧妓院，应有尽有，热闹得很，一看见这种情形，人潮立刻围了拢来，个个好奇怔视，窃窃私议。

正当大家搞不懂是怎么回事，已有人拿了斧头，准备开棺验尸，看看棺中死人究竟是哪一个，就在这当儿，棺材盖突然嘭地一声飞了起来，飞出五丈，压得四周看热闹的人惊呼鬼叫，纷纷四下躲避。

这年头儿正流行闹僵尸，莫非这大白天有人送来了活僵尸？正在惊疑不停，只见棺材里突然坐起一名童子，头戴纶巾，身披鹤氅，反手把棺材一扳一叠，左右一拨弄，一口没盖的棺材竟升起了二只轮子，变成了一辆有靠背的坐车，只见童子双手转劲，车轮辘辘而动，到了一家茶楼门口停了下来。下车后腰插短剑，拿着一把羽扇，小孩学做大人样，一步三摆，手摇羽扇，走进了茶馆，坐落中间一张桌子，吆喝道：“店家，把吃的喝的都拿上来！”

出现得如此奇特，加上这副颇有学问的妆扮，使得所有人的眼光都投注过来，尤其街上的人潮，都涌到了茶楼门口，争着朝里张望，把茶楼堵得水泄不通，更甭说客人进门了。

店家早已端上二碟点心，一壶龙井，童子笑道：“店家，你们这里的人没见过外地人吗？”

店家也不是好吃的果子，反口讥嘲道：“小大爷，你睡在棺材里进村，大家都以为在闹僵尸，能让你坐在这儿，已经很客气了。”

“不客气又怎样？”

“若不是看你还是个毛孩子，早把你架上火堆，放把火把火烧死。”

小童哈哈大笑起来，笑毕道：“店家，你说得好，只怕你们还没烧我，这里却要放把火烧光。”

一语惊得整个茶楼人声哄然，有的茶客连脸色都变了。谁的心里都在问：这个小家伙人五人六的，是什么玩意儿？来到强盗村干嘛？难道活得不耐烦了？

小童对四周惊怒的眼光，不友善的气氛，视若无睹，大刺刺地喝他的茶，吃他的点心。就在这时，只听到门外有人在吆喝：“让开让开，让村长进去。”

门口好奇观望的人立刻象退潮一般分开二旁，一名环首豹额，身穿豹皮衣，手执鬼头刀的家伙，带着四名带刀汉子龙行虎步地走进茶楼，二步就走到小童桌子面前。

小童望了一望，忖道：“这家伙莫非就是村长，强盗村名不虚传，果然是遍地强盗。”

只见村长恶狠狠地用力一指道：“喂！你这小鬼头是人还是妖？”

小童手摇羽扇，老神稳稳，道：“天下动荡，民生不安，只会出土匪，那会出什么妖人。你莫要听狐说鬼迷了心窍，在做你的春秋梦。”

文绉绉的一番话，居然是拐着弯子在骂人，村长气得七窍生烟，可是他看这个人模人样的小把戏，觉得一定大有来头，不然官兵已封了山，他居然能通行无阻，莫非是奸细？在未明白前，他也不敢动手斩人。

这些胡思乱想在村长的脑海里一闪而过，口中厉声喝

道：“既非妖童，你快快通名报姓，说出来意。”

“吾乃南阳小小诸葛亮是也，来到贵宝地，想见见你们的强盗大王丁奉，见识见识他那根霸王枪。”

这番话说得茶楼中的人哄堂大笑，他们当然搞不清楚诸葛亮是谁，但是见他一个毛孩子居然大言不惭，要见丁寨主，那副正经八百的模样，觉得好玩胜过好奇，哪能不笑？有的刚喝了一口茶，连茶水都喷出口来。

村长不禁也有了三分笑意，再也板不住脸，笑道：“你要见吾家寨主不难，却要先过我这一关！”

小小诸葛亮调皮的眼神一翻，道：“怎么过法？你不妨说个清楚。”

村长一扬鬼头刀，道：“只要你能走过三招不死，我就带你去见丁寨主。”

小小诸葛亮微笑道：“你大概是这村里的小头头吧？”

“不错，咱家就是本村村长，人称虎头神刀张翼也。你若惧怕，速速离开还来得及，否则休怪我刀下无情。”

小小诸葛亮笑道：“你手中这把刀，在我眼里象根草，不信你现在就挥上三刀，看能不能伤我一根汗毛？”

张翼大怒，厉声道：“你小子就吃我一刀！”

话落刀也落，接头向小小诸葛亮斩下。刀风虎虎，寒光耀眼，这一刀若是真砍上了，怕不象劈柴一样，分成二半。

小小诸葛亮哪有不防之理。他早已想好路数，为了要折服这张翼，更要卖弄险招，见刀沉势猛，身躯略闪，刀光擦过肩头劈空，反手羽扇用力一按，竟把张翼的鬼头刀压得动也不能动。

张翼一惊，用力抽刀没有抽动，小小诸葛亮已笑道：

“张老大，你这一刀没劈了我，反被我压住，看你哪能施出后面二招，我看你认输了吧！”

大庭广众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张翼那有脸下台，大吼一声，右手松了刀柄，双掌如爪，向小小诸葛亮猛扑过来。

他纵横江湖近十年，不信还制不住一个小鬼头，那知猛力一扑，却扑个空，只觉得屁股被人踹了一脚，顿时头重脚轻，趴在桌上，碟子里一个叉烧包正塞在嘴里，眼前椅中哪有小小诸葛亮的影子。

回头一看，咿咿呀呀，叉烧包塞在嘴里不能说话，眼睛却见那小小诸葛亮不知何时已溜到了身后，左手摇着羽扇，右手已掣出短剑，剑尖正指在屁眼上。

只见他笑道：“你千万不能动，动一动，一个屁眼二个洞，连拉屎都不方便，休要怪我。”

其实小小诸葛亮人只有张翼那么高，用剑也只能指到屁股，再往上就够不上力啦！

张翼胆子一寒，真的不敢动了，别的部位受点皮肉之伤，他不怕，老实说，身上刀疤也不止三四处，可是屁眼若让剑插上一个洞，那才真是麻烦，不吃肚子饿，吃了怕拉屎，坐不能坐，卧不能卧，一定比死还受罪。

张翼不动，后面四个跟班却蠢蠢欲动。小小诸葛亮好象背后长了眼睛似的，颇有乃师卧龙先生之风，笑笑道：“张翼，你四个手下若不听话，你受罪可不要怨我。”

“你们不准动手，谁敢出手我就斩谁。”张翼急得哇哇大叫，那四个喽啰果然不敢动了，大眼瞪小眼，气在肚子里却没辙。

小小诸葛亮道：“张翼，你服还是不服？”

“服，服。”

“要不要带本山人去见丁大王？”

“要，要。”

小小诸葛亮短剑回鞘，扇交右手，摇了二摇，装出一派道骨仙风模样，道：“你起来吧！带引我上山。”

张翼已羞得满面紫酱色，拔起砍在桌上的鬼头刀，正要带路，倏听到茶楼外如雷一样暴叱：“那个小子要见本寨主？”

拥塞在门口的人群复又分开，只见一人生得粗壮岸伟，身穿白战袍，足踏快靴，二眉上挑，目光如电，手提红缨鎗铁霸王枪，虎风生威，大脚跨进了茶楼，满茶楼的茶客齐都站了起来，个个抱拳行礼，高呼：“丁寨主。”

丁奉威风八面，目注小小诸葛亮，脸色由惊怒变为惊讶道：“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居然敢来强盗村，动手打本寨主手下，好极好极！”

小小诸葛亮笑道：“你也小小年纪，居然占山为主，好极好极！”

丁奉是在说气话，见小小诸葛亮词锋丝毫不让，不禁也佩服他的勇气，道：“四处山路已被吴王兵马封住，你能躺在棺材里进山，莫非是官兵派来的奸细？”

小小诸葛亮哈哈笑道：“我若是奸细，又何用花五十两银子，躺在棺中装死人进来，素闻你大王智勇双全，连这点都分辨不清，何以与吴军对峙作战！”

丁奉道：“你莫非真要见识见识我的霸王枪？”

小小诸葛亮道：“我此来并无恶意，但却想一睹大王神技。”